



一份执著，一份眷恋；一种信念，一种姿态

春润集

Thirty Years
www.fudanpress.com.cn
复旦大学出版社
吴福辉◎著



Thirty Years

春润集

吴福辉◎著

復旦大學出版社
www.fudanpress.com.c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润集/吴福辉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.6
(三十年集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309-08824-3

I. 春… II. 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现代文学-文学评论-文集②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文集 IV. I206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5891 号

春润集

吴福辉 著

责任编辑/胡春丽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7 字数 307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8824-3/I·679

定价:3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1980年代初于乐山大佛之江畔

30

THIRTY YEARS / Wu Fuhui
吴福辉



1981年4月28日,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78级研究生
全体七位于西校门,左起吴福辉、凌宇、钱理群、
赵园、陈山、张玫珊、温儒敏



1986年夏,访沙汀上海闸北德恩里旧居

30

THIRTY YEARS / Wu Fuhui

吴福辉



1990年在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老馆门前，馆牌为叶圣陶题字

30

THIRTY YEARS / Wu Fuhui

吴福辉



1999年8月,在韩国汉城(今首尔)
中国学国际讨论会上发表论文



2011年9月21日,毕业三十年后于北大中文系五院门前
七研究生全须全眉合影

30

THIRTY YEARS / Wu Fuhui

吴福辉

自序

编订完这本“三十年集”，掩卷想来，从内心最深的一个角落里禁不住发了一声叹。这叹息确有放松的意思，便如平日每在书室里郑重做完一件事情后的感觉。不过随之这体味就加了分量，沉重起来，并想起在一段时间里相熟的老作家萧乾。萧老活到九十虚岁，一生有三个“三十年”：最初的三十多年写出他全部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，中间三十年空白，像我辈一样要等到1980年代来临，遂不失时机拿起笔来，写散文，搞翻译，竟是写出他整个文学生涯中三分之二的东西！两头高，当中低，他是匹能在沙漠中行舟的双峰骆驼。我与他相比，“三十年”的空白同样触目，却是只单峰骆驼。我能有萧乾那么幸运吗？虽然至今我还在写，没有封笔，但已觉高峰逝去，写篇短文还算顺风顺水，面对正在参与的一种新型文学史的写作便常感笔下枯窘，累了。“三十年”会不会即是我的一世呢？

第二种想法：这种编年体的集子是很不留情面的。它好比一幅幅穿开裆裤的童婴照片，使你无处遁形。它看来看去都属“少作”，欠成熟，无所谓“悔”与“不悔”，只得一律示众。虽然也可做些遮掩，比如哪年多选啦，哪年不选啦，但总抹不去大的足印。而且是把你行过的道路、脉络，毫发不爽地勾勒了出来。当然，这即是一面镜子，有一分耕耘，便留下一丝痕迹。自己的文章按年序排将下来，何时是摸索期，由重新打量左翼讽刺到蓦然瞥见京派讽刺，直至海派作家进入全视界；何时进入发现期，提出“京海两难”和“京海冲突”的文化结构，深入探究海派，在中国城乡大环境下俯视都市文学，至市民文学；何时由个别到综合，有了三种现代文学形态或更多形态的多元共生文学史的观念，并从合力写文学史到独力完成文学史，实现夙愿，等等，均清晰可见。个人的命运机遇、点滴积累的用力、研究个性的张扬，风云际会，与新时代的学术结合了，明白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什么是能够渴望的，什么是达不到的，这些统构成了一部对自己不可须臾离开的学术生命史。由此我想，编年体的集子，纵使再显出我的浅近、浅显、浅陋，令人汗颜，只要能像鲁迅评价刘半农时说的，做到“浅清”二字，不是一摊泥潭，也就可以安心走剩下的路了。

重读这些选文也不免感慨，并对我在许多文章里侈谈自己一代学人的过渡性质，有了新的领悟。若说吾辈“承上启下”不假，但依我看更多的是具承上性吧。试看这些选下的文字，从观点形成、史料运用、理论方法到文体风格，哪一项不是与今日学子迥异的？这里并无对或不对的是非价值判断。听说也有个别年轻人表示喜

欢我的行文格调,一册《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》一宿就读完了,不知道那是何种类型的青年。时光不能倒流,在这个电脑手机通用、网上游戏网上用语迅速让爷爷奶奶成为“傻子”的时代,即是像五四那个使三四十岁保守者变为“遗少”的社会大拐弯时段,人们的表现仍可各各不同。有赫赫有名的螳臂当车者,也有甘做土石奠基或看路拉车者,我能心仪后一种人也就不错了。

这里所列的文章,是按照代表性(将个人和学术纪年都计在内)、初刊状态(不予修改)、混合编组(长短论文兼搭配散文随笔)几项原则遴选的。我平时就偶写随笔,大体有人物回忆、学科漫谈和因史料引发的杂文这样三类,最近更在某学术刊物上开了一个“石斋语痕”的栏目,出版社提出的体例是混编以使读者养眼,这正投我之所好。但较长的论文与散文我觉得不能不忍痛割弃。其中的两篇:一是我的学位论文《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——试论“左联”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》,它的删节本发表在1982年的《北京大学学报》上,也足有两万字,全文收入了我的第一个集子《带着枷锁的笑》;另一篇是《融入我的大学——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》(都是长名字,全文也不短),发表在《中华读书报》,几乎占了一版,收入我2010年出版的集子《多棱镜下》。这么说似有点扔在筐外都是好货的味道,读者自可去辨认。附录里应有篇回顾文字,因我这几年被邀写被采访的此类文字已有多篇,加上往日所写序跋也多涉此,不能再唠叨了,便选了《我也穿过松紧不同的鞋子》以充数。

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各位的盛情,邀我来编此书。我与复旦有多方面的友情,不是一句话说得尽的。大学教育对人的一生究竟有多么重要,我这个自学出身的人应该有点发言权。本书的书名就来自我读研究生的母校,因了我最尊敬的并得到过耳提面命的两位先生:王瑶先生当年住在北大镜春园,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地处朗润园,我便将“镜春”、“朗润”各取一字,成“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”之意,以示我的纪念。这在我本是一件私案(非“公案”也),大约编《且换一种眼光》的时候我就想用此集名,在序言中曾做过说明。那时的出版发行部门都深恐书名太雅,我便做了妥协。现在是挟了我们这套学术著作不但不忌书卷气,还唯恐不足的雄风复辟了。天缘在此。

2012年2月4日于京城小石居,是日立春

目 录

自序 / 1

一九八一

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——《猫》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特性 / 1

一九八二

怎样暴露黑暗——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 / 9

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——兼评施蛰存的《春阳》 / 18

一九八三

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 / 25

一九八六

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结中把握传统——茅盾的民族文学借鉴体系 / 28

一九八七

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——《京派小说选》前言 / 43

一九八九

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 / 59

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 / 69

一九九〇

深化中的变异：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理论与小说 / 74

一九九一

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序言 / 88

梁遇春：“酝酿了一个好气势” / 93

一九九二

我为沙汀作传 / 100

一九九三

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——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 / 103

一九九四

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 / 120

都市乡间的永久徘徊——徐訏香港时期小说论 / 126

一九九五

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 / 140

王府井·霞飞路·京都花见小路 / 143

一九九六

书刊广告琐谈 / 147

话说信件 / 151

一九九八

我的小学,我的白杨树 / 153

还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/ 156

一九九九

中国左翼文学、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/ 159

二〇〇〇

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/ 170

二〇〇一

台北的“上海热” / 179

寻访延陵吴 / 182

二〇〇三

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——都市文学笔记 / 185

二〇〇四

镇海老屋 / 202

二〇〇五

《郁金香》发现始末：无心插柳柳成荫 / 207

二〇〇七

《家》初刊为何险遭腰斩 / 210

“主流型”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？（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） / 215

二〇〇九

《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》自序 / 222

二〇一〇

没有你，我将干枯无倚——纪念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 / 226

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——谈 1940 年代文学全景中的
重要一角 / 232

二〇一一

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——丁玲《关于〈在医院中〉》的阅读札记
（石斋语痕之四） / 242

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（石斋语痕之六） / 246

附录 1 我也穿过松紧不同的鞋子 / 250

附录 2 学术年表（1978—2011） / 256

一九八一

纪事

这一年我研究生毕业，注定毕生要从事学术工作了。说起我的写作，起步较早，1961 年便开始在省市报刊发表教育随笔，但脑子里独立的教育思想是没有的。真正第一篇属于学术性的文字，是 1980 年在校期间发在《文学评论》上的“张天翼论”。其时已进入学位论文写作状态，此文是我的副产品，不免稚嫩。同时，“京派”的概念也有了雏形，非左翼、非京派的讽刺也都纷纷进入视野，钱钟书便是一例。至今记得初读晨光版发黄的《围城》，真是眼界大开，如石破天惊一般。

《十月》资深编辑黎汀的约稿是经凌宇传达的，几个同学都写了，带了明显的重评现代作家的性质。我首选钱钟书的《纪念》介绍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乡镇讽刺和市民讽刺一开始就同样地吸引了我。乡镇讽刺指向权力社会的深层结构，后来引我关注沙汀；市民讽刺的锋芒指向都市，指向知识者自身，指向普遍的人性，对于我这时便是张天翼和钱钟书了。不料第二年钱钟书文获了“十月文学奖”，同写《牛棚小品》的丁玲一道去领奖的场面还在眼前，可谓有幸焉。

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 ——《猫》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特性

一

最近出版的钱钟书的《围城》，是 1949 年后的第一次新版。它使很多人不无惊异地像是发现了一位新的讽刺作家。其实，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是位老作家。他是 40 年代崛起的奇才，一个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的渊博学者。仿佛在他两次学术思考的间隙，从自辟的艺术之窗望出去，窥探到他所谙熟的知识社会的丑陋一角，便信手写下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（1941 年 12 月版）、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（1946 年 6 月版，《猫》收在其中），最后便是一册在数量意义上还算不得是长篇巨制的《围城》（1946 年至 1947

年连载于《文艺复兴》，1947年初版）。但是，这就足够在我们的眼前打开一个丰厚、独特的讽刺艺术天地了：那样的犀利劲捷、妙趣横生；那样的精妙观察和汪洋恣肆的笔力；那样联翩而至的想象、令人心折的知识容量。在对社会世态不容情面的奚落、抵死挖苦的背后，又蕴蓄着那样多的对人生理想的热忱。这是真正的讽刺家。一个讽刺艺术个性渗透到全身心，渗透到全部文字里去的讽刺家。他就连一篇一二百字的序文，都情不自禁要露出玫瑰的刺来。这种无所不讽的特点，在他的可称为《围城》袖珍版的短篇《猫》里，同样像真理似的表露得赤裸裸。

讽刺远非一种风格，钱钟书的讽刺自有其独自的特色。一个博闻强识、才情横溢的学问家，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殊环境之中，生活在新老知识分子群居终日的大学圈子内，他的贯通上下、古今、中西的文化教养，他的机敏、跃动的个人气质，周密、丰盈的书斋思考，势必给他的讽刺小说的题材、手法、风格带来与众不同的特质。回顾五四以来，在由鲁迅开创的现代讽刺流派里，有冷峭夸张的张天翼、沉郁深厚的沙汀，他们的讽刺是摧毁旧世界的剑与火。老舍独树一帜，成为中国幽默讽刺的代表作家。他用地道、纯净的“京片子”写旧中国社会的灰暗画面，却闪出深切温厚的笑意。讽刺，作为一种社会批判，作为一种喜剧化的否定，在上述作家的讽刺中已经有了不少的艺术积累。但是，讽刺能缺少“智”吗？老舍说过：“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透”，“它是用极聪明的、极锐利的言语，来道出像格言似的东西，使人读了心跳”。长期以来，精巧和机敏，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当中，只能作为批判锋刃上的润滑油，作为喜的附着物存在。正是钱钟书提高了机智的地位，他的《围城》、《猫》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。这就是钱钟书小说的独特贡献。

中国的讽刺笑声，历来过于凝重。用钱钟书的话来说，缺了“银笑”，如同注入了铅。这种作家讽刺风格单调的偏向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、历史根源。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，社会的急剧变幻，一个有着紧迫的推翻旧制度使命的时代，自然使讽刺趋向狠狠的鞭挞。现代讽刺小说在它三十年的演变中，也理所当然地注重那些战斗性强的，反映社会重大矛盾的作品。张天翼的《华威先生》，沙汀的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、《淘金记》等所集中表现的投机、钻营、征兵、保甲、贿选、内讧，等等，无一不触及时弊，沉重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，与被压迫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通，难怪要比老舍的《离婚》，钱钟书的《围城》、《猫》的影响来得大。可见，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年代，一种愤怒斥责的政治讽刺，自然会成为主导的文艺潮流。但是，当斗争逐渐转变得平缓的时候，幽默、机智的笑声，又成为新时代讽刺所应当有的音调，仅有那些鞭挞丑类的作品，是远不能满足人民多样的美学欣赏需求的。而对于那些不懈地开拓中国当代讽刺新域的人来说，钱钟书的讽刺小说肯定是会使他们极感兴趣味的。

二

单单说是表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闷、动摇——“围城”中的知识分子，及知识分子的精神“围城”——似还不能全部道出钱钟书的讽刺思想特色。一个爱国的正直的留学知识分子，凭着他的机智的目光，才能如此精微地表现出抗战环境里中上层知识社会的众生相。这，确乎是全社会的“某一部分”，虽然讽刺的画面狭窄一些。但是，钱钟书所写的这部分知识者，又自成一个体系。《围城》不必说了，《猫》里参加茶会的主客十一位，就囊括了新闻界、学术界、教育界、科学界、文学界、美术界、批评界的“精英”，社会老牌名流与嫩头大学生，留学的与非留学的，亲日的与亲英、美的各色人等，再加上被拉来叙述的建侯、爱默的父亲，讲洋务与不讲洋务的前清遗老，不就是一个驳杂多面的知识社会结构吗？作者对这样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刻意的描绘，真正是具有一种《儒林外史》式的气魄，这在整个现代讽刺中是极罕见的。

钱钟书剖视了这一部分知识社会的病态。但他不像张天翼的《新生》，整篇从对待民族战争、对待群众态度的角度去表现知识分子的虚弱。重大的社会矛盾，在他的小说里往往只是侧笔。《猫》里的茶会上，为了掌握逃难的时机，这些人物也曾引出过对日战争的政治话题——政论家马用中的毫不中用的忍让论调，陆伯麟的无耻的汉奸理论，陈侠君说打又懦，故做狂放……把这群有学问的人的自私、怯弱的丑态描摹得绘声绘色，但这究竟只是一大段插曲。茶会的讨论很快转入到饮食男女方面，而全篇的主旨更在于撩开一个家庭关系的帷幕，来洞穿上层知识者的无聊、贫乏的精神病态。

对知识分子人性深处弱质的道德探索与批判，这才是钱钟书的特长。名誉、地位、场面、聪明、美丽、好客等的维持，是《猫》的女主人公爱默的生活常规。病态的虚荣是她性格的核心。从这出发，她习惯于操纵丈夫，操纵丈夫的朋友，操纵友谊。当颐谷的惊羨，刺激了爱默的这根“操纵”神经时，她开始随意使唤起丈夫这个私人秘书来，并终于导致了建侯自有结婚史以来的首次反抗，临时找了个相貌平常的情人离京南下。消息传来，爱默虚荣的骨架崩坍了。颐谷惊愕之余，突然发现自己所爱女人的弱质：“她的时髦、能干都像褪掉似的，只剩下一个软弱可怜的女人本色”。而火车上的建侯，其时也深悔这次的胡闹，感到一片迷惘。独有身边所带的这个女孩子“觉得人生前途，正像火车走不完的路途，无限地向自己展开”。这个意味深长的收束，反衬了小说三个主人公心中共同的幻灭之感，人生露出了极度的虚假。这种精神“围城”下人格虚弱的入骨描写，贯串了作者的一切小说，构成了钱钟书统一

的人物形象群。这是作者对“人生的笑剧”最精细的体验成果。

这种弱性,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知识界徘徊的一个幽灵!钱钟书不愧是无情剖析留学知识分子的圣手。尽管叶圣陶的《英文教授》,老舍的《牺牲》、《文博士》(又名《选民》)、张天翼的《友谊》,都嘲弄过留洋学生,但按其类型之多,刻画之深,都莫过于钱钟书。《猫》里的李建侯,当年靠雇犹太人包写论文,现今又居然请秘书整理什么“西游散记”,他的无聊、迂阔,是留学生当中的粗坯。而客人里占多数的倒是能说惯道的洋绅士们。他们搞学问的投机手法,一个个逼似生意人,这是从西方社会知识商业化、金钱化的现实中吸取来的乖巧。他们的被扭曲了的婚姻家庭关系,这些爱默“沙龙”里的男男女女的作呕表演,更是西方道德中的堕落部分在中国土地上的恶性返照。

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,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,保险的浪漫关系,不会出乱子,不会闹笑话,不要花钱,而得了心灵上的安慰,有个逃避家庭的去处……

西洋的视家庭为爱情牢笼的思想,加上中国封建性的脸面观念,使得这群名人多年来围绕着爱默,讨一点女人柔情的残羹冷炙。还要变着花样地争宠、吃醋、猜嫉,把他们从外国得来的学问、口才,化成女主人石榴裙下恭顺奴仆的巧言令色,化成挖空心思地夸耀自己、打击对手的精致手腕。而爱默的这个由“美国人办的时髦女学毕业”的女人,高雅华贵,洋化得更其好笑。她以自己为中心,在家中惨淡经营起来的这个洋味十足的女性王国,明明是构筑在沙滩上的,但是,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蒙蔽了她的双眼,使她长久看不透男人众星拱月般的恭维,只不过是要求女人拼命地支付自己的美丽、风韵!书中这种内涵饱满的描写片断,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当今社会上某些人盲目崇洋的怪相,读来禁不住令人喷饭。

可以说,很少有人能够躲得开钱钟书的讽刺笔锋,但也很少有人会在他的笔下致命。与左翼作家不同的是,他的作品从没有喷发过对敌人的毁灭性火焰。我们不妨借用他的一句话,来探视一下他对批判对象的态度:“文人好名争名,历来是个笑话;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,它终还算得‘人间喜剧’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。”所以,他只对骗子、伪君子才狠狠地加以漫画化,如《围城》里的李梅亭就被当成丑角。而对《猫》里的诸名流们,不过一个个抹上一块白粉便住了手。至于爱默、建侯、颐谷,挖苦起来尽管辛辣无比,可是批判从严,发落从轻,骨子里暗含着怜悯。这种不把丑角阶级化、简单化的倾向,固然与他当时政治上的中间立场有关,另外,也寄以他一定的讽刺美学观。“一个真有幽默的人,别会有会心,欣然独笑,冷然微笑,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。”“人生是一部大书”,翻检这部书的态度尽可“从容”,“不慌不忙的浏览”。所以,他的作品缺乏政治上的分明,却多了一份聪

明的嘲弄同类的心情。

三

讽刺自来喜用夸张的粗线条。钱钟书又爱好一种特殊的故事叙述体，旁支斜出，夸大其词，从这方面看显得颇为粗放。比如在《猫》这篇小说中，写到李氏夫妇当年的结合，说爱默的条件多达“十八条”以上。在日本割眼皮时，要丈夫为她“守节”。割完了，“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种姿态，开，闭，明，暗，尖利，朦胧，使建侯看出了神，疑心她两眼里有鬼灵精儿躲着科学管理”，读起来真叫人绝倒。加之钱钟书的联想流动四溢，叙述中又能以一带十，议论风生，非情节的插语令读者目不暇接，虽不免枝蔓过多，但它集政治、道德、风俗批判于一炉，旁敲侧击，嬉笑怒骂，揉进了杂文的妙处，使他的讽刺像是成套设备带足了备件，显得极其优裕。这种快捷、机智的叙述风格，饱含着作者特有的心理因素，当它们与精细的心理描写美妙地结合起来时，会把讽刺的线条变柔，变得粗中有细，就更有表现力了。钱钟书既有张天翼的豪放，又有老舍的温婉。

是的，我们不仅可以体味到作者的讽刺心理，也能领会到他最出色的艺术手法：心理讽刺。

《猫》的展开，通篇采用的是颐谷的心理角度。一个未曾入世的青年学生，单纯、胆小、智力不高、感情还算丰富，他对人间的观察，仿佛无形中被赋予了一种揭露的力量。开始，对建侯的敬畏在他心中消失了，接着，他的观察像旋转的摄影镜头，把八个李家常客轮流扫视一番，透过他们的名气、谈吐，看出他们内在的猥琐、庸碌。但是，颐谷虽能看穿一大群男人粗俗的虚荣，却受到爱默的蛊惑，看不清被脂粉化了装的虚荣。直到爱默自己大失常度地演出了一幕活剧，才陡然增了视力，睁开了眼。心理视角，在这篇讽刺小说中具有了强酸的作用，能把每个人一层层地剥离开来，除去一切伪饰，把丑暴露出来。

钱钟书对他的人物确有一股心理审视的气势，他善于从爱情、亲情、家庭、婚姻的关系上探入人的内心丑。拿陈侠君来说，这是个惯于风月的老手，又有一条如簧之舌，很懂得一些略带冒犯而又迎合女人的小技巧，他敢把乞讨温柔的赏赐当成理论无耻发卖，处处暗示给爱默听，这种心理无需多少探视，作者任其发挥，如同将丑倾囊而出。可是对颐谷这样一个毫无恋爱经验、感情内向的男孩，他对一个中年妇女的变态恋情，便被作者用极细密的心理剖析来揭示了。比如他在茶会上的笨重举动；回家后把爱默平平常常的“明儿见”三个字，反刍一样地倒嚼、细咽；相思入梦，七上八下，赶开了发现仍在心里的感情上的荡秋千，等等，都写得合乎人物的年